

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會 CB(2)2470/07-08號文件
(此份會議紀要業經政府當局審閱)
LC Paper No. CB(2)2470/07-08
(These minutes have been seen by the
Administration)

檔號 Ref : CB2/H/5

2008年6月20日上午11時至下午12時45分舉行的
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的逐字紀錄本
Verbatim Transcript of the Special House Committee Meeting on
20 June 2008 from 11:00 am to 12:45 pm

出席委員 Members present:

劉健儀議員, GBS, JP (內務委員會主席)	Hon Miriam LAU Kin-ye, GBS, JP (Chairman)
李華明議員, JP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	Hon Fred LI Wah-ming, JP (Deputy Chairman)
何俊仁議員	Hon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Ir Dr Hon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Hon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 SC, JP	Hon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Dr Hon David LI Kwok-po, GBM, GBS, JP
呂明華議員, SBS, JP	Dr Hon LUI Ming-wah, SBS, JP
吳靄儀議員	Hon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GBS, JP	Hon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 GBS, JP
張文光議員	Hon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SBS, JP	Hon CHAN Yuen-han, SBS, JP
陳智思議員, GBS, JP	Hon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 SBS, JP	Hon CHAN Kam-lam, SBS, JP
單仲偕議員, SBS, JP	Hon SIN Chung-kai, SBS, JP
黃宜弘議員, GBS	Dr Hon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SBS, JP	Hon WONG Yung-kan, SBS, JP
曾鈺成議員, GBS, JP	Hon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 SBS, JP	Hon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JP	Dr Hon YEUNG Sum, JP
劉千石議員, JP	Hon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Hon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 大紫荊勳賢, GBS, JP	Hon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Hon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Hon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 GBS, JP
譚耀宗議員, 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 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王國興議員, 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 MH, JP
李國麟議員, JP
林偉強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郭家麒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 BBS
劉秀成議員, SBS, JP
鄭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 大紫荊勳賢, JP

Hon Andrew CHENG Kar-foo
Hon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Hon TAM Yiu-chung, GBS, JP
Hon Abraham SHEK Lai-him, SBS, JP
Hon LI Fung-ying, BBS, JP
Hon Tommy CHEUNG Yu-yan, SBS, JP
Hon Albert CHAN Wai-yip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Hon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Hon WONG Kwok-hing, MH
Hon LEE Wing-tat
Hon LI Kwok-ying, MH, JP
Dr Hon Joseph LEE Kok-long, JP
Hon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Hon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Hon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Hon Alan LEONG Kah-kit, SC
Dr Hon KWOK Ka-ki
Hon CHEUNG Hok-ming, SBS, JP
Hon WONG Ting-kwong, BBS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Hon KWONG Chi-kin
Hon TAM Heung-man
Hon Mrs Anson CHAN, GBM, JP

缺席委員 Members absent:

田北俊議員, GBS, JP
涂謹申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 GBS, JP
梁耀忠議員
方剛議員, JP
梁國雄議員
張超雄議員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鄭經翰議員, JP

Hon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GBS, JP
Hon LEUNG Yiu-chung
Hon Vincent FANG Kang, JP
Hon LEUNG Kwok-hung
Dr Hon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Hon Ronny TONG Ka-wah, SC
Hon CHIM Pui-chung
Hon Albert Jinghan CHENG, JP

出席公職人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
唐英年先生, GBS, JP

Mr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林瑞麟先生, JP

Mr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列席秘書 Clerk in attendance:

內務委員會秘書
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Cler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列席職員 Staff in attendance:

法律顧問
馬耀添先生, JP

Mr Jimmy MA, JP
Legal Adviser

總議會秘書(2)6
梁慶儀小姐

Miss Odelia LEUNG
Chief Council Secretary (2)6

高級議會秘書(2)3
余蕙文女士

Ms Amy YU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2)3

議會事務助理(2)7
簡俊豪先生

Mr Arthur KAN
Legislative Assistant (2)7

主席：各位同事，現在剛好是11時，並已有足夠的法定人數，我宣布開會。

今天是內務委員會一次特別會議，邀請了政務司司長到來答覆議員的詢問。在政府代表(即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進入會議廳之前，我想提醒各位同事，今天的會議將會至12時30分。另外，我亦想提醒各位同事，提問時應盡量精簡，在問題獲答覆後可以有一個簡單的跟進，首先要按鈕，我會按已發給大家的文件中所述編配發問先後次序的原則。我會在邀請一位委員提問

後，同時提醒下一位是哪一位，讓該委員作出準備。今天的會議將會作逐字記錄，請大家留意，會作逐字記錄的。

大家有沒有問題？如果沒有問題，我請唐司長和林局長進來。

我想提一提大家，唐司長提出了一個課題，他可能會先作出介紹，讓各位同事提問。同事當然亦可提出其他方面的問題，要求司長作答。政府提供的文件，編號是CB(2)-2341/07-08(01)號文件，是有關粵港合作事宜，這議題是由唐司長提出的，兩位官員可以進來了。

主席：陳方安生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是否一定要就司長作介紹有關該文件的，才可以提問？

主席：不是的。

陳方安生議員：任何問題也可以提出？

主席：是。司長建議的議題，大家可以問，是粵港合作事宜。但如果大家有其他問題，也是可以問的。但是，請先按鈕，秘書會排列次序，按我們先前傳閱給大家的原則，排列次序。當然，這個次序可能亦會調教，因為不知道同事在哪個階段按鈕。但我鼓勵大家盡快按鈕，讓秘書可以作出編排。

現在，我歡迎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出席這個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答覆議員質詢有關政府提出粵港合作的問題，同事可能還有其他問題，都想提出。政府已經提交

了一份文件，這份文件亦傳閱給同事了。或者我給司長不多於10分鐘時間，簡介你擬議提出的問題——粵港合作的問題。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多謝主席，各位早晨。我想無須10分鐘的。

主席：好的。

政務司司長：文件基本上已臚列了我們在粵港合作方面所做的工作，或者我就幾點作出簡單的說明。

粵港兩地自從八十年代開始，已設立了一個“跨境聯席制度”，以解決雙方關注的實務問題。兩地政府亦在1998年成立了“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就涉及粵港共同關心的課題，以及兩地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的項目，例如兩地的交通、基建、環保、經貿、旅遊、人流、物流等，進行交流和推行合作。轉眼間，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已舉辦了10次大會，我們與廣東省政府正準備在今年夏天舉行第11次會議。

近年來，加強和深化粵港合作，確保香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已日漸成為兩地社會的共識，推動粵港合作更是特區政府首要的工作之一。因此，我們會以更長遠、更宏觀的角度，審視粵港的合作。

粵港兩地多年來緊密合作，不斷採取各項措施，確保兩地人流、物流可以暢通無阻，積極地推動兩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各個合作範疇都取得不少實質的成果，詳細情況已載於文件第4至11段，所以我不在這裏重複了。總的來說，粵港合作是兩地共同發展，優勢互補，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近期粵港合作的重點，包括進一步加強大型跨境基礎建設及口岸合作、落實及推動CEPA服務業合作、協助內地港資加工貿易企業轉型升級的合作，以及改善空氣質素等。

在跨境基建和口岸合作方面，特區政府會加速落實港珠澳大橋和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粵港澳三地已經就港珠澳大橋的融資安排達成共識，並會盡快完成工程的可行性報告的審查程序，以及開展大橋主體招標的預備工作，希望令項目得以盡快落實。同時，特區政府和內地有關單位，正加緊研究廣深港高速鐵路在香港和深圳跨界路段的隧道接口方案及施工安排，確保香港段與內地段有效連接，爭取於今年完成鐵路規劃和設計程序，並且早日動工。

在新口岸方面，香港和深圳原則上同意，按照構思中的蓮塘／香園圍口岸前期研究報告的建議，考慮在深港東面開闢新的道路，便利過境交通，並增設新的口岸作出配合。

在落馬洲河套地區方面，香港和深圳會以共同研究、共同發展的原則，作為綜合性研究，探討開發落馬洲河套地區的可行性及有利於深港雙方在土地上的用途。

我們在機場合作方面，我們亦積極研究在兩個機場之間以鐵路接駁的可行性及經濟效益，以及其他機場業務方面的合作項目，以加強深港機場之間的合作，提高兩個機場以至兩地的競爭力，為大珠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在協助廣東省內港資企業進行產業升級、轉型和轉移方面，兩地政府正透過粵港合作聯席會議下的專題專責小組，進一步協助省內的港資企業。面對珠三角經營環境的改變，以及國家作為推動優化產業結構而出台的加工貿易政策的調整，特區政府一直積極向中央反映港商對政策調整的意見和建議，並爭取較彈性的過渡安排。同時亦推出了具體措施，協助業界進行升級、轉型和轉移。

在CEPA方面，服務業經過長期發展，在多個領域都達到世界水平，而我們亦有獨特的優勢，在既能把握國際市場的潮流和動態之餘，也充分瞭解內地這個巨大市場的服務需求，還將兩者結合為一，發揮互補優勢。所以國家在“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支持香港發展金融、物流、旅遊、資訊等服務性行業，亦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鼓勵香港服務業進軍內地，為內地企業和港資企業提供配套服務。所以近年來，廣東省的高速發展，為服務業提供了很多發展機會。

廣東省一向是香港人的投資熱點，CEPA的開放措施，不單擴闊了粵港經貿合作發展的空間，也進一步拓展了粵港的合作層面。廣東的產業升級與香港自身的經濟發展的需要，更為兩地的服務業合作開拓更寬敞的空間，亦繼續為粵港創造新的合作契機。隨着多項補充協議的簽訂，CEPA亦不斷深化。目前，可享有優惠待遇進入內地市場的香港服務業領域已增加至38個；而在多項開放措施中，部分服務，包括旅遊、會展、文化及老人社會服務，也以廣東作為開放試點。

在改善區域空氣質素方面，為滿足粵港民眾對改善環境的訴求，粵港環保合作的當前急務是改善區域空氣質素。為此，雙方積極執行《珠江三角洲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並積極落實中期回顧研究報告內的各項強化措施。港方亦透過多項措施，包括對兩電所有的發電站訂定排放總量上限，控制電力行業排放，推出稅務優惠鼓勵本地市場供應更環保的歐盟V期柴油，推出資助計劃，鼓勵轉用最新的歐盟V型商用車，以及加強管制汽油及石油氣車輛的廢氣排放等，我們爭取在2010年，如期達至粵港雙方共同訂立的減排目標。

近年來，加強及深化粵港合作以確保香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已漸漸成為香港社會的共識。特區政府支持深化粵港在各個領域的全方位合作，也希望不斷提升粵港合作的層次，達至互利互贏。

所以，特區政府一直高度重視粵港合作。國家經濟崛起為香港帶來無限的新機遇，帶動香港進入一個新時代，也為大珠三角區域合作

開拓新的局面。粵港兩地多年來的合作根基和實質成效，體現了區域合作成為可持續發展模式的大趨勢。

所以，現時粵港兩地正處於一個新起點，我們必須着眼於今後如何令兩地繼續在多層面、全方位地推動並爭取更多突破，促進兩地優勢互補。最近，廣東省正在進行調研，希望在深化粵港合作的同時，積極為粵港澳發展區域合作注入新動力，促進三地的融合和銜接，使這個區域成為引領國家下一輪經濟增長的重要發動機器。

面對全球化的競爭，我們不能再單打獨鬥，我們要講求區域性的合作。我認同粵港澳合作可提升區域競爭力，可應對世界經濟形勢的急劇轉變，也有助於推動國家經濟增長。

在粵港合作不斷深化期間，兩地政府和兩地人民之間的聯繫和交流更加密切。過去一批便利人流、物流的基礎設施相繼落成和投入使用，粵港合作有必要逐步深入民心，成為兩地社會謀求持續發展的共識。所以，在粵港合作過去10年堅實的基礎上，粵港兩地必定可以保持良好發展，締造兩地雙贏互利，並在各個範疇不斷取得新的突破。

多謝大家。

主席：好，多謝司長。黃定光議員，接着是梁君彥議員。

黃定光議員：多謝主席。

主席：可以坐下來。

黃定光議員：坐下來也可以？

主席：過去也是坐下的。

黃定光議員：OK。多謝主席，我想問一問司長，特區政府對於廣東省政府提出粵港澳特別合作區的建議有甚麼意見？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特區政府非常重視區域合作的問題，區域合作包括粵港合作，亦包括粵港澳合作。我們提出粵港澳特別區域合作的時候，正正是繼1998年成立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後，推動各方面、多層面及全方位的合作，行政長官在1月份、3月份及最近曾跟廣東省省委書記會面，在會面時，大家曾探討如何進一步推動粵港澳三地全方位的合作，我們並同意在多個領域方面進行研究，如何增強這方面的合作。我們現時正進行多方面的研究，有多個項目在我剛才的簡介中亦有提到，所以，就這方面，我們希望借這個平台，借這個機會，提升粵港澳三方面合作的層次。進一步體現互惠共贏的發展方向。

主席：黃定光議員，簡單跟進。

黃定光議員：主席，我們跟廣東省的合作，大家也知道是非常緊密的，但港澳之間的合作，回歸10年多，似乎還未看到有很大的發展。司長可否就這方面着墨多一點，談一談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黃定光議員，其實你所說是對的。港澳之間的合作，過往我們很少提到合作方面會做些甚麼。但其實，港澳合作，自回歸以來，即香港在97年後，澳門在99年後，其實在回歸的前和後，我們在經濟發展等各方面，大家都有自己的定位，當然，這個定位是香港以發展航運、金融及服務業為主，而澳門則以旅遊和服務業為主。

所以，在合作方面，由於大家定位相當清晰，我們不時無論是在官方跟官方的對話，或者民間團體與澳門民間團體的對話也好，大家也會探討哪方面可以再做更多。我相信我們未來在港珠澳橋這個其中一項重要的溝通，如果我們成功落實港珠澳橋之後，從香港到澳門的時間會由現時約1小時船程減至30分鐘車程，所以，就這方面，我相信未來合作的機會會增強。

還有一點，我們覺得是更前瞻性的，如果我們現時加強與澳門合作，我相信對於我們機場的潛在能力，能更完善地發揮，因為香港機場在國際網絡方面是十分好。所以，澳門人在旅遊、外訪方面，能更進一步方便他們使用香港機場的設施。

主席：如果司長可以簡短一點回答，便可以有多些同事可以提問，好嗎？梁君彥議員，接着是黃宜弘議員。

梁君彥議員：多謝主席。其實“兩岸三通”會逐漸變為事實，這會影響我們的空運和貨運等方面，當然，這未必是一個零和遊戲。但是，你在文件第16段亦提過兩地機場合作方面，你可否詳細講述有關進展，究竟我們何時可以有大規模合作，以及兩個機場加上深圳那條鐵路，現時的進展情況為何？還有這條鐵路將來能否幫助香港接駁全國高速鐵路網呢？因為這對貨運物流有很大的影響。司長，那些配套設施——即貨運可以很快連接高速鐵路網，然而，海關卻“卡”一個星期才

能放行，這便等於沒有用處。所以，整個配套設施，司長可否說一說進展情況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這個答案如果以一個很簡短的回答方法，我想我會有少許困難，所以請大家稍有耐性。

從幾方面，梁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是有幾個方向的。第一個方向是，我們要連接國內12 000公里鐵路網，其實，我們主要的接駁，在人流方面，將會是廣深港高速鐵路，因為那條鐵路在廣州石壁可以接駁全國12 000公里鐵路網；至於貨運方面，我們仍然維持在口岸方面疏導貨物的運輸，因為現時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設計暫時並不包括運貨的，只是運人的。

他剛才提到飛機場方面，即那兩個機場，我們目前的構思亦是不運貨的，因為這主要是發揮兩個飛機場的互補優勢，為何要這樣說呢？因為現時深圳機場在國內的網絡是較香港機場的國內網絡強很多，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到內地，譬如香港到成都的飛機每天只有兩班，其中一班是凌晨6時左右起飛，一天只有兩班，可是，深圳至成都每天來回有10多班次，所以，他們的網絡較我們的強很多。但是，香港機場的國際網絡比深圳機場的國際網絡又強很多。因此，整體珠三角區域的經濟，我們現時看到的，最少超過1億人口，這1億人口無論在內地乘搭飛機或由內地某地方轉駁前往外國某個城市，其實我們要互補優勢是可以看得到，但如何接駁呢？因為兩地相距成三十多公里，如何接駁——我們正考慮利用一條鐵路，這條鐵路的成本效益是相當難計算。如果我們將來要做到所謂air to air，即只要清一邊的關，無須到達時再清關一次的話，因而變成這條鐵路其他人使用的機會便減少很多。如果我們要做到中途停一個站，令air to land或land to air的人也

可以使用時，這種情況，鐵路的設計又一定會有不同。所以，我們現正進行評估其經濟效益及細節應如何進行，雙方仍在探討中。

主席：梁議員。

梁君彥議員：但是，司長沒有詳細解釋的是，兩地機場現時合作的進展達到何種情況？有何方法可以加快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有關兩個機場合作的專責小組，其實已舉行了數次會議，大家現時仍在尋找專家評估成本效益，我覺得成本效益不能只以“錢”來衡量，我相信這條鐵路要賺錢是相當困難。但是，這並非純粹以盈利來計算，而是計算整體經濟效益有多大。

主席：黃宜弘議員，接着是李永達議員。

黃宜弘議員：多謝主席，我相信粵港在經濟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大家是有目共睹。我想請問司長，可否對我們說一說有關文化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不知有否類似的機制推動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是有的。黃宜弘議員似乎對文化方面都相當熟悉，因為文化的合作其實在社會上很多時候，人們經常只關注經濟上的合作，

對於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其實關注不大。但是，文化作為一種經濟產業，我覺得發展的空間十分大。所以我們在文化合作方面，其實有相當多具體發展方案。我不想花時間全部逐一提述，但其實，正如我剛才說，我們無論在演藝人才、文化訊息、博物館網絡的發展、公共圖書館、粵劇藝術或文化創意產業等各方面，我們在粵港合作下設有一個小組，專題討論這方面的合作。正如Philip所說，我們認為文化作為一項經濟產業，這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香港將會提交給議員的議案及有關撥款的申請，也說是希望發展西九文化區，作為文化發展及文化作為產業的發展。科技亦同樣如此，我們在科技方面的發展其實較文化走得更前。科技發展的小組已成立了多年，各方面也得到相當豐碩的成果。我們現時主要談及科技在多方面的應用，例如在環保方面，我們已與生產力促進局達成協議，成立一些協助港商在內地改善本身的污染物排放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措施，這些是我們在科技上的合作。

主席：黃宜弘議員，作簡單的跟進。

黃宜弘議員：是的，我想跟進的是，當然政府與政府之間的合作非常重要，但不知道司長是否認同，如果能夠同時鼓勵民間進行交流，效果會理想很多。我想問在民間方面，政府如何鼓勵民間的參與？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完全同意Philip所說，我們當然不單止官方對官方的合作，其實，民間的參與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在粵港合作方面，各方面、各層面及各方位也有民間的參與，文化是一定不會例外，我們必定會與香港有關的文化團體合作，現時的運作已經是這樣做。因

此，我相信我們必須官民合作，接着，才可以打造一個大區域，以發揮本身的經濟潛能。

主席：李永達議員。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

主席：司長仍未說完。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想請Stephen補充。

主席：好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主席，我想舉出兩個例子。我們在文化方面，例如人才培訓，我們粵港會舉辦例如粵港澳演出、藝術經營、講座、研討會等，官民之間也有合作。如果在科技方面，我們在2004年至2006年期間一直也推行，包括往後的數年，我們雙方以超過11億元來資助超過四百多個項目給兩地的業界參與。

主席：李永達議員，接着是林偉強議員。

李永達議員：主席，前晚有一間酒店倒閉，政府(即旅遊事務署)其實在7時已經知道該宗事件，但很可惜，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或旅遊業界負責人協助旅客。我們花很多錢進行旅遊推廣，旅發局每年花費數億元。其實一件事已令我們蝕了數十億元。我想問司長，就這宗事件，政府

汲取了甚麼教訓呢？因為又不是不知道，政府的辦事處在7時是知道這宗事件的，但整晚也沒有人理會受影響的旅客。最終，便安排受影響的旅客入住讓露宿者睡覺的地方，這種做法其實對香港的旅遊業有很大打擊，旅客對香港的信心相信會很長時間也不能補救及挽回。因此，我想問司長，政府會否考慮跟旅遊業界商議，給予這羣受影響的旅客再在香港免費居住3天，費用當然由旅遊業界支付，司長可否考慮親自帶領這羣旅客免費遊迪士尼1天，讓他們對香港這種負面的感覺，在離開前也有一天的開心，因為司長今天的笑容燦爛，最少不會因為一宗事故，便把香港每年花費的很多億元的金錢付諸東流，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前天酒店倒閉的事件，對於香港旅遊業有一定的負面打擊，這是非常不幸。就這宗事件，我們要分兩個層面來看，便是法治及人情。在法治層面，這宗事件其實已經過法庭的訴訟，業主及債權人是按照法定程序行事，所以執達吏處理時，在法庭執法方面，我們沒有任何評論，因為香港是法治之區、法治之都，亦按照法庭的判決來辦事。當然，在法治之餘，我們在處理這種情況時，我們的處理手法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我同意，我們可以處理得更好。首先，例如梁顯利中心其實是提供給露宿者的庇護中心，不過，當時因為該羣人在地區專員協助時，他手上沒有其他資源，他不可以要求一間酒店為該羣人安排房間居住。但是，我們總結經驗後，覺得在未來，即在今天後會多做數件事，首先，我們會向東亞銀行索取資料，一來當然是已定房間仍未來港的人，我們會通知這羣人，酒店已被債權人接收，並已結業。所以告知他們所訂的房間已取消，屆時不能入住。並向他們建議附近有哪些價錢相若的酒店——這間酒店很便宜，房租每天約400元，我們為他們尋找一些相若價錢的酒店，然後告知他們可以在這些酒店訂房。

第二，我們現時亦會與該數十名旅客繼續接觸，不過，李永達議員這項建議也相當有新意，我相信該四十多名旅客不會一次過同時再來，因為未必可以一同到來，我發覺不單是內地人，很多人也有錯覺，以為這些酒店只是內地人居住。其實不是的，我們看到有美國、丹麥、法國等遊客，當然也有內地遊客。所以，他們未必可以一同來港，不過，我很樂意安排某天，帶領他們遊覽海洋公園或迪士尼樂園的。

主席：好的，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很簡短的跟進。多謝唐司長考慮我提出的意見。這項問題並非是法律，其實，旅遊業很大程度是待客之道，我們每年也花很多錢做這些工作，我相信這宗新聞在國內的報章必會刊出的，國際報章亦可能會刊出，這類負面新聞，即使利用很多廣告亦不能挽回。因此，我希望如果唐司長積極的話，要跟旅遊業界商議，應否對這羣受影響的旅客做點事。不是說政府做錯事，而是你們的反應這麼遲緩令我很震驚。因為提供露宿者的地方給人家睡覺，如果你到美國或加拿大得到同樣水平的服務，我相信你也會發脾氣。因此，我希望司長想出多些點子，我也是向前看，我相信旅遊業界的人也會很積極考慮，令這羣受影響的朋友、外國及國內傳媒的報道，指我們政府願意負責任、願意積極做好事情，能令旅客很開心地離開香港。當然，如果你說陪伴他們遊海洋公園，我是贊成的，尤其是林局長，很多時候他也相對清閒，倒不如邀請林局長一同前往，一起遊玩，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有否補充？林局長，有沒有時間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經常到來與各位議員交換意見，這項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主席：這是意見，主要是意見，或許請司長留意一下，有很多好意見。接着是林偉強議員，然後，張宇人議員。

林偉強議員：多謝主席。司長，粵港澳合作越來越頻繁，我相信會帶來粵港經濟成效一定會更好。在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無論發展及對居民也有深遠的影響。我想問兩個問題，包括邊境禁區公布多時，我想問設計的進度，以及港珠澳大橋的落腳點，包括在屯門、元朗及離島方面，在交通上的安排有否一些較妥善的計劃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對不起，我聽不清楚港珠澳的問題？

主席：林偉強議員。

林偉強議員：港珠澳大橋的落腳點，包括在屯門、元朗及離島方面，香港在交通上的接駁有否一些妥善計劃的安排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在港珠澳大橋方面，我們現時已完成初步評估及招標工程的報告，已經接近完成。我們主要在橋的主段，但接着有3個落腳點，香港的落腳點，我們現時正積極進行準備的工作，因為我們不想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當橋的主體完成後，我們的落腳點仍未完成。所以，我們現時爭取在時間上可配合得到，而香港的落腳點，現時仍然進行最後階段的考慮，因為哪一處為落腳點，也與飛機場的運作有

直接關係。可是，我們當然會考慮到，一來與周邊的環境，尤其是會對附近居民造成甚麼影響？我們正在進行這方面的評估。

至於提到的河套地區，我們與深圳成立了一個合作小組，這是由發展局局長牽頭，而深圳則由深圳副市長牽頭，雙方就河套發展聘請專家進行發展上的研究，看看可以做甚麼？但是，我們的目標及原則是：共同發展、共同擁有的發展方向。在這方面可以如何利用？現時正有專家進行評估，但其實最挑戰性的問題是，該幅地最好是作何用途。

主席：林偉強議員。

林偉強議員：兩個大項目對我們新界居民也有深遠的影響，鄉議局也收到很多意見，我們希望如果有關問題直接影響民生，我們向政府提供的意見，希望政府能廣泛接納。

主席：司長，有否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有一個很簡短的補充。很多謝林偉強議員剛才的意見，我們想強調的是，香港和深圳的合作其實不單是河套的合作，整條邊界也有很多禁區會逐步開放，實際上，有很多地方可以進行其他方面的全方位合作，我們同時亦在探討中。

主席：張宇人議員，接着是李國英議員。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多謝主席，司長，你在文件第9段提到：促成廣東凍鮮豬供港，在這方面很多謝你，因為這是我一向爭取多些凍鮮豬輸入香港；但今天我想對你說的，是文件第19段提到改善空氣質素，因為老實說，自由黨一向認為香港的空氣質素對外國投資者影響很大，你剛才亦在回答問題時提到，以生產力促進局協助港商減排，以達成2010年訂立的減排目標。我想請問司長，其實，要完成上述一系列工夫，廣東省近期很多廠商已很辛苦，因為內地執行勞動法例，如果現時加上減排，即使廠商有計劃，但需要資金時，司長會否考慮跟財政司司長商討，可否考慮給一點資助或貸款予港商進行減排的工作，以協助港商達到2010年的減排計劃？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覺得改善香港、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空氣，其實，是大多數香港及珠三角居民的一致訴求，所以，在這方面我們與廣東省是大家同意，要爭取達到2010年的減排目標。在這方面，我們也增加撥款予生產力促進局，讓它可以在技術上的支援方面進一步加強，令珠三角的港商能夠更容易或有相關技術達到2010年的減排目標。

第二，我們當然要同時向前看，在這方面，我知道例如珠江三角洲方面，很多港商也是中小企業，這些中小企如果要達到減排目標，有時候可能出現困難，我們亦應考慮施出援手，支援這些中小企，令它們可以有機會達到減排的目標。

但是，我們要從一個宏觀的角度來看，其實現時國內整個產業的轉型，珠三角亦在升級、轉型或轉移的策略。我們這個策略是，我們會協助一些廠商升級或轉型。此外，如果他們要轉移的話，我們亦有一些廠商可能會覺得不能繼續在廣東省運作，因為成本已經上升了很多，他做不來，而因此想轉移時，我們亦會把資訊盡量發放給他們，

令他們可以自行選擇如何轉移，無論是去到粵北的山區甚至離開廣東省也說不定。所以，我們會發放這類資訊給他們。所以，在整個升級、轉型或轉移的政策內，我們這些是一籃子的資料。

主席：張宇人議員。

張宇人議員：主席，其實我想提出跟進問題。我想問司長，我們很多謝政府做這些事，在知識和技術方面。但如果這些中小企在廣東省有困難，無論是減排、轉型或轉移也好，政府會否考慮向他們提供一些資助，讓他們渡過難關，然後達標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們是可以的，我們可以透過中小企的貸款計劃協助他們升級、轉型或轉移。

張宇人議員：可否到達香港以外的……

主席：只可提出一項。你只是要求澄清他未回答你的部分？

張宇人議員：我想澄清，這個中小企貸款是否在港外也可以申請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是的，他必須先在香港有一個商業登記，工廠可能設在內地，但他可以透過在香港的商業登記來做。

主席：李國英議員，接着是陳方安生議員。

李國英議員：多謝主席。局長在文件第18段提到CEPA的不斷深化，香港是服務行業中心，其實內地的服務市場，對香港的經濟增長有很大幫助。我想提一提律師行業，因為文件提到，香港律師會與省內有關單位舉辦諮詢服務，探討合作商機。我想問司長，香港政府在推動CEPA法律界的服務行業，在內地的角色是甚麼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其實現時也有相當多律師行跟內地有業務上的來往。我相信，李議員和主席等比我更熟悉法律界的運作。主要來說，我們看到廣東省過去數年間的經濟結構已經由50%的服務業，一直下降至42%的服務業。而製造業、生產方面，其實相應地有所提高。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廣東省在產業結構方面是在轉型，從而他們對優質的服務業會同時有上升的趨勢和有所需求。所以，我們現時跟廣東省商討，亦同時跟中央政府商討，指出我們有很多優質的服務行業，我們希望能夠在廣東省先行。正如我剛才開始時說，其實現時有數個行業已經可以在廣東省先行。對於發展方面，我們仍然會繼續維持這個主要的方針，便是在粵港合作方面，能有一個思想上的解放，可以放寬廣東省方面先行的闊度和深度。

主席：李國英議員。

李國英議員：局長好像有補充。

主席：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因為李國英議員特別問到律師方面，我只想提及兩點。第一，我們香港的律師事務所在內地的代表機構，根據CEPA，現在已可以跟內地的律師事務所聯營。第二，多年來，律政司司長和他的同事均很努力在不同省市推廣這方面的合作。據我們的認識，在北京、上海、南京、四川等地方，都已經有這方面的安排。

主席：李國英議員。

李國英議員：主席，其實我希望政府就這方面能多作主動的協助，讓行業能夠在內地推廣。有關政府部門關於律師行業的運作方面，跟政府部門的工作有不甚協調的地方，如果政府能夠主動協助，那便更好。

主席：這是意見。接着是陳方安生議員，然後是何鍾泰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多謝主席。首先，我很高興有機會跟司長會面。我相信司長亦非常同意，香港成功的因素是維繫在“一國兩制”，我們的法治精神，市民享有的一切自由和人權。但這一套價值觀不是理所當然的，而是需要特區政府持續地貫徹，以及透過教育去灌輸，特別向我們年青的一代。尤其是我們每年也在國內吸納超過5萬人，這些人未必一定瞭解“一國兩制”和我們的那套價值觀。我想問一問司長，目前我們的教育有否包括介紹“一國兩制”，一切我們的自由、人權和法治精神；如果沒有，司長是否同意應該採取立即行動，令我們可以確保透過教育將這套價值觀灌輸給我們的下一代和目前的市民？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主席。多謝Anson的問題。我完全同意，我完全同意香港的核心價值觀，這是值得每一位市民……不只是特區政府，其實每一位市民也要全力捍衛“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基本方針，而體現在《基本法》之上。對於香港人享有的一切自由、人權和得到例如ICCPR方面的保障，各方各面，這些都有法理基礎。我們在各方各面亦應該繼續捍衛這些核心價值。

在教育的範疇內，我很深信，其實我們現時的教育制度內，有社會課教導這類核心價值的，但我不敢說哪一間學校會在講課時會較詳盡，哪一間學校會教得不夠詳盡。所以，就此點我一定會回去跟教育局重新檢視一下，哪一方面可以做得更完善，我們便一定會做得更完善。

主席：陳方安生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主席，可否請司長會後以書面或其他方法說清楚目前我們的教材是否包括介紹“一國兩制”，灌輸我們的核心價值？如果沒有，政府會採取甚麼改善行動呢？

主席：司長，書面回覆吧，好嗎？

政務司司長：主席，也許我首先提一點，我知道我們的教材是有的。但教材的篇幅有多長，我便不敢說，因為推廣《基本法》委員會，是由我擔任主席的，即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我擔任主席的資歷當然不及Anson的資歷長和深。我深信，我們的教科書之中是有的，不過，我們很樂意以書面回覆，就現時《基本法》推廣委員會已運作一段時

間後，我們在教科書方面的深度和闊度有多少。我想請Stephen補充一下。

主席：局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們在近年，就《基本法》推廣的工作，我們不同的政策局合力投放的資源一直都有提升，我們剛好在今年，即2008-2009年度投放在《基本法》推廣的工作資源，有1,600萬元，比去年的800萬元有100%的增加。我們做很多這類的推廣工作，都是跟年青人、學校一起做，有很多學生參加這些活動，他們有一些創意，例如徵文比賽、辯論等，他們都有談及陳方安生議員關心的法治、人權、自由、“一國兩制”的關係。

主席：請你以書面向我們提供更多資料，好嗎？

然後是何鍾泰議員，接着是余若薇議員。

何鍾泰議員：多謝主席。數年前，政府提出過排污交易，希望可以改善我們香港的空氣質素。這個概念，在外國曾經採用，但似乎沒有太多成功例子，亦是一個較新的概念。尤其是現時牽涉到兩地的政府，香港和廣東省政府，事實上，兩個不同的制度，過去的歷史背景也不同，施行這個辦法可能會有很大困難，我是明白的。我們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和法案委員會已有很多討論，但似乎到目前為止，概念還只是概念，實際的具體資料並不太多。我們只是擔心在推行方面是否真的可以達到。最近，雖然沒有甚麼具體資料可給我們，但現在可否告訴我們，是否可以比較樂觀，是否有一些實質的資料可以告訴我們，其實兩方面均有做工夫，兩方面的工作是否朝着同一個方向走呢？兩方面的有關企業是否有合作的機會呢？謝謝。

主席： 司長。

政務司司長： 主席，我想，我今次真的被Raymond你考起了。我知道，我們現時，應該在2006年.....當時提出了這個概念，可以做這個交易平台。這個排污交易平台，我知道現時正跟業界商討，如何可以落實而成為一個產業。當然，這產業不是純粹為了賺錢這麼簡單，主要是為了要達到空氣排放，其實主要是CO₂的排放，主要在排放方面達到我們要求的目標，從而可以改善空氣和對全球暖化起積極的作用。但現時，我知道我們的討論仍是在討論階段，未有任何具體的方案，所以Raymond你的確考起我，我希望這一方面的方向性，能夠在.....因為這對於工程界方面，我知道他們是相當關心的，工程界亦很積極地參與和向我們提供意見，我希望Raymond能夠繼續扮演領導的作用，在這方面向我們積極提供意見。

主席： 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 主席，我想跟進。我很多謝司長給我們這個意見，我亦覺得，我要向司長提供一個意見。因為兩地政府的合作，包括政府和企業，政府的行為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兩地政府或我們率先和內地有關的政府部門多點帶頭，安排多些公開的討論，令兩地企業在討論過程有較高透明度。我知道政府跟有關的企業，包括電力市場的有關企業，有很多討論，但我們是不知道的，這些都只是政府跟企業之間私下的討論。我希望有多些討論，讓業界提出多些建議，可能會達至更好的成果。這包括兩地一起的討論，例如政府聯合安排兩地企業有較多的公開討論，例如論壇或工作坊等，我相信會有好處，到目前為止，大家都知道這些討論是比較少的。謝謝。我想向政府提供這個意見而已，謝謝主席。

主席：你的問題是，司長是否接受這個意見。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很希望可以盡快踏出第一步……不是第一步，我們希望再走前一步，希望何議員帶領一些工程界的同事跟我們環保局局長就這個課題提供多些具體意見。我會叫邱局長主動找你，希望大家可以盡快討論一次。

主席：余若薇議員，接着是王國興議員。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寫下了剛才司長回答陳方安生議員時，他說，人權、自由、ICCPR的保障，是有法理基礎的，人人均有責任(當然包括政府)要捍衛核心價值。我想問司長，他剛才特別提到粵港合作，但卻沒有提及澳門方面的關係。最近有家長看到報章便非常憂慮，他們看到陳巧文以前可以進入澳門，但最近卻不能進入澳門，他們很擔心，想託我問司長，究竟有甚麼原因？這件事為甚麼會這樣呢？司長或特區政府有否找出原因，究竟這是因為捍衛核心價值不力，還是跟澳門的關係搞得不好，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不會將個別入境事宜連結到核心價值，因為每個地區的入境處所執行的，是每個地區的權力……

余若薇議員：主席，也許我澄清為甚麼跟核心價值……

主席：你不如讓司長先說完，然後再讓你跟進。

政務司司長：所以我不會把它自動掛鉤。正如我剛才所說，每個地區都有它的入境自主權，亦有它執行的準則，既然大家都是特區，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區，我們尊重澳門特區所作的決定，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考慮過程中有甚麼詳細的考慮。

主席：余若薇議員。

余若薇議員：主席，這正正是我問司長的問題，因為大家看到出現的情況是，說過或做過一些政府不喜歡聽的話或不喜歡看的事的人，以前可以進入澳門的，現在卻不能進入，所以，這跟言論自由這個核心價值有關。所以，他們託我問司長，究竟作為特區政府，有否就這件在香港有較多報道的事瞭解一下原因呢？是因為香港和澳門的關係搞得不好？還是因為政府捍衛核心價值不力呢？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仍然維持個別的入境事件並不是一個核心價值的問題。至於你談到入境處與其他入境處的溝通，我們亦不會就個別案件或事件作出直接評論。

余若薇議員：主席，我不是問評論的問題，我問的是……

主席：他回答了。

余若薇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我問的是，司長或特區政府有否跟澳門政府溝通，以便找出原因？因為人家看起來是跟核心價值、言論自由有關，所以我便問有否找出原因？

主席：是，司長。

余若薇議員：我現在不是叫他評論。

主席：對。

余若薇議員：我是問他有否找出原因。

主席：OK，司長，你是否有補充？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重複一次，特區政府尊重澳門特區政府在入境處理方面，他們是有他們的自主權的。入境處跟其他的入境處不時有溝通，但我們不會就任何個別事件評論。

主席：好，王國興議員，然後是李華明議員。

王國興議員：多謝主席。司長，我想替老人家問一個有關香港人退休後在內地的老人福利問題。我們工聯會在廣州有一個內地港人諮詢中心。我們收到很多從香港到內地居住的長者的求助和投訴。他們主要問“生果金”——即老人福利金——受離港240天的限制，過期便被罰、被取消，但他們想在內地養老，這樣能減輕香港的開支和政府的

負擔。再者，他們在醫療方面亦要兩地奔波，這亦是很困難的。還有房屋的問題，很希望政府能夠幫助他們。但是，我看司長剛才提供給我們的文件和口頭匯報，好像並沒有就老人福利問題有港粵合作。因此，我想請問司長，港粵合作有沒有就這問題作為一項課題進行研究和討論呢？我們最近邀請了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在廣州與當地的香港長者見面，他聽完後都很動容。所以，我很希望日後可以邀請到司長，如果你到廣州的時候，我們也想安排你與當地的香港長者見面，聽聽他們的慘況，看看政府可以如何幫助他們。

我希望司長回應一下，粵港合作有沒有就這項課題討論過呢？未來又準備怎樣做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王國興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我們是很明白的。長者在退休時，有些人想移居廣東或福建等地方，我們希望可以在各方面支援他們，以及讓他們有這個選擇，即如果他們決定移居內地，回家鄉居住時，我們會盡量方便他這樣做。所以，如果他需要領取綜援的話，我們准許他移居內地而同時可以領取綜援。

王國興議員剛才所說的，其實不是綜援，他說的其實是“生果金”。“生果金”是有一點不同。因為現時“生果金”大約是700元左右。所以，這700元的“生果金”，如果一位老年人純粹單靠這700元“生果金”來養老的話，是一定不足夠的。如果他的生活環境很艱苦，他其實可以領取綜援，而綜援是沒有這240天的限制。

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社會，對於長者他們在年輕時，曾對香港的經濟發展一定作出過貢獻。所以，我們應該適當地照護他們晚年時的生活。所以，在這方面，我認為應該把兩件事分開來說。但是，我同時聽到王國興議員提出的建議，即首先，可否把這240天進一步放寬

呢？這點我們回去後會再一步考慮。第二點，他提到在其他支援上，譬如衛生、醫療服務或各方面如何能進一步做得更加完善呢？這方面，我們是很樂意聽取你們的意見。

主席：王國興議員。

王國興議員：是，主席。司長，我想稍作補充，如果領取綜援的，大家都明白，這已經不是一個問題。問題是，有很多長者他們不想領取綜援，他們想靠自食其力，可以自己有些積蓄，而“生果金”的幫補對他們真的很緊要，這是其一。另一些可能是，合資格領取，但又被這240天限制。現在公務員退休後移居美國、英國亦不需要受240天限制，為何特別對長者有這個規限呢？所以，我希望司長可以體諒香港的長者，他們不是移居，他們只是返鄉，是落葉歸根，是中國人一個很好的傳統——回鄉養老，希望司長能夠體諒。還有司長可否回應我，在你適當、方便的時候，到廣州見見香港的長者好嗎？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就“生果金”方面，我希望王國興議員不要混淆，退休金和“生果金”其實是兩回事，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因為退休金是一個人工作了一段時間，而該公司有退休金安排。譬如公務員或外間有很多公司都有退休金的安排，而退休金主要是讓人養老的。

至於“生果金”，其實是所有65歲以上有需要，以及70歲以上的人沒有資產審查，也可以得到，不是一個正式退休金的考慮。不過，我明白王國興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建議，所以我們回去後會再想一想，看看對於240天這個要求能否再進一步放寬，方便一些移居內地的長者，讓他們無須回港，其實他變相需要兩頭住家，因為他在香港那120天

也需要有一個居住的地方。可否真的讓他落葉歸根，回家鄉居住，而無須在香港也要有一個住址呢？

至於他的第二問題，即我們會否抽時間到廣州聽聽當地的香港長者的意見，請讓我考慮一下，我會盡量，但要視乎時間，如果可以安排得到的話，我是很樂意的。

主席：李華明議員，接着是曾鈺成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跟進李永達議員的問題，不過，我不會這麼輕鬆叫你去迪士尼，司長。從這個個案看到……我在這裏……

政務司司長：對不起，我在你的座位找你。

主席：李華明議員，請你重複一次，你再重頭說過。

李華明議員：你差點以為是TV conference。

我跟進李永達議員的問題，便是酒店查封事件。司長剛才說可以做得更好，但我的感覺是，不要做得這麼差，為甚麼呢？你剛才在答覆中說，民政事務專員她可以做的，只是開放梁顯利社區中心，而這裏是晚上入住，一大清早便要遷出來，地上只鋪膠蓆為墊，最多只是提供熱水和杯麪，我想若你做旅客的話，你也不會入住。這是令我們很醜，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很醜的安排。

當然，專員她只可以這樣做，但這裏便反映了你的問題，司長。她認為在她的範圍內，她是這樣做。但是，實際上，旅遊事務署是沒

有介入，整天也沒有介入，直至第二天。昨天在電視報道中，旅遊事務專員表示她是在晚上才知道。但是，當天下午警察、民政署和有關的人已經紛紛來到那裏，他們可能不知道有旅遊事務署這個部門，我不知道是否這樣。

這個個案便反映了，有一些危機出現的時候——遊旅的事情——是很罕有，我們沒有試過，但大家好像是，我只負責自己的範疇，民政署的，它便開放梁顯利社區中心，但它有沒有通知旅遊事務署呢？它有沒有嘗試統籌不同部門，或交給上一級來統籌呢？我看情況是沒有。我希望司長你回應一下，究竟政府在處理危機的時候，是否都是各自為政，政府部門自己負責自己的範疇，沒有人夠膽跳出來找上一層統籌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今次這間酒店結業的情況是很特殊，其實以往沒有試過這情況，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是很特殊，當我們總結經驗後，我們覺得是很不理想。

不過，大家要明白到，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們今天可以事後孔明地說，有甚麼可以、有甚麼能做得好一點，甚麼再做得好一點，這是當然的。

但是，你要考慮到，當這個人實際處理時，當時已接近晚上，他作為一名地區專員，當事情發生時，他第一件做的事情——現在我們的地區專員已很醒目——便是先盡量解決一個問題，因為這班友正在“吊吊掬”在街上拿着他們的行李，他們放行李的地方在哪裏也不知道的時候，他便想不如先找一個地方，開放一個地方，讓他們至少可以放下行李或洗洗手。所以，這是他的第一個想法。

當然，我們現在回想，其實梁顯利社區中心是一個露宿者中心，即使開放給他們，但也不好看，這點我是同意，我同意這是不好看的。所以，你問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即使是地區，他也可以找該區四周其他酒店，致電詢問可否給予一個較便宜的價錢，今晚有多少間房間——因為我們說這事的時候，可能已是晚上9點、10點也不定——看來你的房間到晚上10時也不會有人來check-in，不如你便宜一點賣給我們。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其實是的。所以，我們會總結經驗。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司長，這班友回去後是會唱衰我們的，因為處理得不好。我不想我們被這些人唱衰。

其實我的問題是，司長，專員很努力為自己可以做到的事便做，但問題是，他可以做到的事真的很有限——在一個這麼特殊的情況。我的問題其實是，現在有18個區，專員應該是一位地方官，除她自己能力可以做到的，因為旅遊事務署昨天說，她是晚上才知道，但這事件已相隔了很多小時。我想請問，為何會有這個時間的差距，而專員可能很努力為自己的範疇來做，我覺得政府是否還是各自為政，你作為統籌政府工作的人，你吸取到甚麼教訓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正如我剛才所說，當我們總結經驗後，我們都同意這件事是可以辦得更好，這正正是總結經驗。

主席：嗯，OK。曾鈺成議員，接着是楊孝華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想問有關落馬州河套地區開發的問題。早前，香港和深圳兩地政府都宣布會各自聘請兩地的研究機構，分別收集兩地市民和專家的意見，而政府現在提供的這份文件也是這樣說。

但是，主席，河套地區的開發問題，其實在香港社會上已議論了很長時間，而且亦有各方面人士提交過不少很具體的建議，包括民建聯在內。現在這裏看似進了一步，但讓人擔心似乎又是在拖，因為現在才說兩地政府各自收集市民的意見，作為下一步研究的基礎。究竟現在兩地政府除了文件內所說的，已經同意共同研究、共同開發之外，對於這個河套地區的發展，究竟有沒有一些基本共識可以拿出來，作為下一步發展的根據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曾鈺成議員說得很正確，這幅地大大話話已丟空了十多年。這幅地晒了十多年太陽後，到今天我們仍然在共同發展，但分開研究的階段，我相信距離定案做甚麼仍然有一段時間。

正正因為這幅土地很寶貴，對於深圳非常寶貴，因為對面便是深圳市中心，但對於隔鄰的我們，不是一個市中心。所以，我們要考慮我們如何發展才能夠有互惠共贏的效果。究竟作甚麼用途好呢？你提到民建聯有建議，其實在回歸的時候，我也曾經建議過董先生作甚麼用途好，我曾撰寫過一份報告給他，但我沒有公開這份報告。

但是，時移勢易，在時間上的不斷轉變，我們要用一個前瞻性的眼光來考慮這幅地將來做甚麼是最好的。譬如我們現在其中一個條件——簡單來說，其實一個條件便是，要讓居民的出入更加便利，因為

這幅地可以做到更加便利的話，便可發揮它的優勢，即它不需要簽證，即深圳居民不需要簽證便可以進入，譬如我們以這樣的條件來考慮。

但是，我們如果以一個更加前瞻性的眼光來看，其實我們不排除將來深圳，甚至乎珠三角的居民，他們可以更方便地來到香港。即如果我們從一個更前瞻的角度來看的時候，這幅地的價值便會改變，即單是方便居民出入的話，便沒有現時今天這麼值錢。所以，我們用這個前瞻性的角度來看時，我們正在考慮做甚麼是最好的？可能——是可能，我們的專家現在有少許意思，但不是正式的，他們說可否用作興建大學、科研、科技等這一類的用途，是會更加切合、更加適合，或是大學科研加一些商業用途，會更加適合呢？這都是一些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不單止要——即我們不會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幅地可以做甚麼，我們要用一個更加前瞻性的眼光。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我還想問的是，司長可否說一說，兩地政府現在除了“共同開發”這4個字外，還有甚麼共識、有甚麼是雙方都已經同意，譬如司長剛才所說的道理，深圳政府方面又是否認同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深圳政府是認同我剛才的說法，即我們將來的發展會朝着一些高增值、前瞻性的發展方向來考慮河套區的發展。

主席：楊孝華議員，接着是單仲偕。

楊孝華議員：主席，剛才梁君彥議員提到文件第16段機場接駁的問題，我知道這不是給貨的，是給人的。我想請問司長，這裏提到這份顧問報告可能在今年內完成。但是，在甚麼程度有與其他持份者，即航空公司(包括本地和外地的)參與這次諮詢研究呢？我為何這樣問呢？因為當施政報告宣布這個項目的時候，後來我問，無論是本港或外地的航空公司，原來事前連“吹風”也沒有，所以航空界恐怕你找來顧問閉門造車，沒有考慮業界的需要。

究竟焦點是甚麼呢？焦點 —— 究竟這是一條直接駁通兩個機場的通道，即“People mover”，還是一條會兜到深圳某個地方，有一個點讓遊客入到這條線可以到深圳乘搭飛機，這是一個很大的焦點。雖然這份研究報告還未完成，但原則上，是否認為會在某個地方設一個接駁點，而不是一條簡單的通道？

我聽到業界表示如果是一個簡單通道的話，將來便沒有人付錢，好像機場裏面的“People mover”般，可能只是一個大白象。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Howard說得正確，如果純粹是機場到機場，很可能是不會收費。這等於機場一條由大樓A到大樓B的接駁，很可能是不收費的。所以，在經濟效益方面相當不理想。所以，當中可能會有一些接駁點。但是，對於整個連接，其實這是整個機場，即深圳和香港整個機場合作的框框之下的其中一樣。對於我們將來的方向，就算專家報告發表後，我們接着下一步方案便是，我們一定會與這些持份者討論，聽聽他們的意見，這點我們是不會不做的。

主席：楊孝華議員。

楊孝華議員：會不會是一個簡單的通道？業界真的擔心中間沒有接駁點，但如果有接駁點的話，司長有否考慮如果有接駁點的話，究竟是否須在接駁點內採用“一地兩檢”的模式才行得通呢？有否考慮這方面？如果沒有這兩點，便會有很多制肘，也無法達到你所說在20分鐘內由一個機場前往另一個機場的暢順運作。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當然，有接駁點，運作便會較為複雜，但我們也知道，我們不會開關先河，因為法蘭克福的機場也有這種設施，即在清關前或清關後乘搭同一列火車，並不是人與人混合在一起，而是以不同車卡，以不同車卡的左右門來區分，所以，這並非史無前例的。至於接駁點方面的清關做法，就這一點，我們的專家報告會作進一步考慮。

主席：好，單仲偕議員，接着是馮檢基議員。

單仲偕議員：主席，剛才李永達議員建議司長帶隊前往迪士尼樂園，但我相信司長比較忙。不過，迪士尼樂園是我的強項，因為全世界的迪士尼樂園我也到過，如果司長忙，沒有人帶隊，我可以毛遂自薦，可以由我來帶隊。

至於曾鈺成議員剛才所說的意見，即河套方面，其實我認同你的說法。科學園第三期已經在計劃中，第四期卻未有着落，其實我看到的趨勢是，科學園的第四期可否考慮在河套內發展，這也符合高增值和科學的發展等。

我的問題與上面所述無關，最近，有報章報道，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考慮來港訪問。過去，主管香港事務的人士或國家領導人曾多次來港訪問。據聞習先生負責香港事務，我當然歡迎他能瞭解香港的一切，我更盼望能夠有機會透過司長你對他的認識——我聽聞習先生在當上國家副主席之前，你已經與他吃飯，我相信你可能有更好的空間，可以安排他與我們立法會議員見面。事實上，過去的領導人來香港時，也會作出隆重的安排，但因為如此隆重，即使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也好，我們看到領導人，看見他們，但卻無法與他們交談。其實，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吃飯並不重要，交流才重要。

我想問司長有否空間和方法，可以透過你的友情、交情，可以協助本會的立法會議員與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家領導人進行一定的交流？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其實我十分重視交流，我相信透過交流、透過溝通，可以促進各方面的合作、友誼和避免產生任何誤會。所以，我如此樂意前來立法會與各位溝通，也是秉承我一向的座右銘，透過溝通可以增強各方面的合作。

國家領導人的行程，在適當的時候，中央政府便會有適當的宣布。對於一些國家領導人訪港的安排，我們現在可以駕輕就熟，因為我們曾多次試過採用那一套安排，我們亦會與港澳辦、中央領導方面的辦公室商討。對於單仲偕議員的希望，我們會加入討論的……如果有國家領導人來訪，我們一定會加入你的要求。

主席：單仲偕議員。

單仲偕議員：我也很希望，我也很希望在我僅餘的任期內，能夠有機會看到將來——現在而不是將來主管香港事務的人士，從而表達香港人的意見。

不過，局長，我想我曾說過多次，其實，我們吃飯並不重要，可否多借一些時間，讓我們的同事有機會作直接交流，在一個寬鬆的情況下，表達香港人的意見。其實，對國家來說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過去10年，國家領導人來港真的缺乏。雖然有很多交流的空間，但卻不是完整的交流，我希望未來的這一次能否尋求一些突破呢？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多謝你的意見。

主席：馮檢基議員，接着是陳鑑林議員。

我想在此說一說，現在距離12時半還有4分鐘，我知道司長今天十分繁忙，但我已替大家爭取，司長可以多逗留5分鐘，對嗎？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十分樂意多逗留15分鐘。

主席：好的。如果是這樣，我們便繼續吧。司長可以多逗留15分鐘。

馮檢基議員，接着是陳鑑林議員，我們再看一看，到了某個階段便要劃一條線。

馮檢基議員：多謝主席。我想問一條有關最低工資的問題。因為特首提出的工資保障運動只餘下3個月便滿兩年。根據局長在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上給我們的資料，現在參與最低工資保障運動的清潔或保安人士少於四分之一，絕大部分也是沒有參加的，計劃亦只餘下3個月，很明顯時間上是無法追得上的，亦很明顯無法做到特首所說的成效得彰，現在是“不彰”。

但在數天前，我聽到司長說了一句話，令很多出席昨天人力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委員感到十分害怕。司長說最低工資的立法並非必然，這便大件事了。我們昨天開會時，很多議員也擔心司長是否不同意立法呢？還是司長與局長的做法有所不同呢？即最高的“老細”不同意，但下面的局長卻應付我們，說正進行前期立法的準備工作，所以這數個月來便不停與我們“斟”，這邊廂“斟”，那邊廂卻不想做。第三個可能是，由於司長也是商界出身，所以他腦海裏只是盤旋着算商界的利益？這3個想法是不同議員在昨天提出的想法、結論或擔心。我的問題是，司長其實是否傾向不立法？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政府的政策並無改變。亦即是說，行政長官在2006年10月份發表施政報告時，宣布工資保障運動將會推行兩年。如果兩年後成效不彰，將會進行立法，這政策是沒有改變的。我作為政務司司長，我有責任捍衛政府現時的政策。換言之，未到2008年10月份，我不可以說已經決定立法。

作為政務司司長，我有責任捍衛政府的政策和推行政府的政策。所以，如果你聽過當天的前言、後語，便會明白我剛才說的那番話……在這番前言後語下，正正一如我剛才所說般。正如我剛才的說法，你今天問我，我仍然只是說我們現時仍然在推行，不過，不過，我們當然有密切注意有多少人參與，亦覺得現時的效果未如理想。

主席：馮檢基議員。

政務司司長：但是，我們的考慮是，其實正如我擔任財政司司長的4年間，我有12隻字陪伴了我4年，亦有12隻字作為我的座右銘，而這12隻字是甚麼呢？便是“振興經濟、創造就業、改善民生”，就是這12隻字。

所以，我們推行每一項政策，無論是為了振興經濟、創造就業，我相信過去4年，這方面的成效也是不錯的；在改善民生方面，我們對今天最基層的“打工仔”的薪金，我認為是不滿意的，是不好的，換言之，其實，基層的“打工仔”未能全面分享經濟蓬勃的成果。所以，就這方面，我們現時就法律的草擬和整個政策的方向，很快也要作出決定。不過，目前，政策上是沒有改變的，所以我有責任維護政府的政策。

主席：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主席，這番說話與司長數天前所說的話比較，感覺是完全不同。特別是我們昨天——不只是我一人，其實昨天出席人力事務委員會的同事所得的印象，也是政府想“褪軟”、想不動、想“扯後腿”等。我覺得司長在我們勞工界、基層、“打工仔”敏感的事項上，應該多從他們的角度看，正如司長今天所說，我便覺得與數天前的說法是完全兩回事，今天會正面很多。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我多謝“阿基”欣賞我剛才說的一番話。正如我所說，應該一併看前文後語。其實，我剛才說的那番話，跟我前天所說那番話……大前天所說那番話，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其實基本上是一樣的，只不過別人喜歡把我某句話抽出來而已。所以，如果你看我的前文後語，其實跟我剛才說的那番話基本上是沒有改變的。

當然，例如某份英文報章的英語水平可能有點問題，它的翻譯是……不是必然，因為今天我們未作出決定，所以“不是必然”便不應該翻譯成“unnecessary”，應該翻譯成“it's not yet foregone conclusion”或者“it's not a certainty”，會是一個更加恰當的翻譯。

主席：陳鑑林議員，接着是李卓人議員。

陳鑑林議員：多謝主席。司長剛才談到“振興經濟、創造就業、改善民生”，其實這是過去10年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也是非常認同的。

我留意到司長在今早的演辭中，談及與內地的合作，提及在人流、物流方面已取得一些成果，但我亦留意到司長沒有提及資金流的問題。事實上，兩地經濟互融合作發展，欠缺資金流也是一個很大的缺失。所以，我想問一問，司長與內地官員商討經濟發展合作時，會否想辦法爭取在資金流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呢？例如民建聯去年也曾提及，要在香港建立石油期貨市場、商品期貨市場或加大內地資金來港進行投資，或者互相進行交流時，其實這也是十分重要的措施之一。司長會否進一步再做這件事？特別是與廣東合作，譬如把廣東的資金與香港的股票市場或其他市場合作，加強合作方面的工作。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這是一個十分正面和很積極的建議。當然，在資金流方面，廣東省一定要受到中央監管機構例如人行或證監、保監或銀監各方面的規管，所以廣東省不可以自行決定資金方面的流通情況，或如何進一步開放資金的流通。我擔任財政司司長的時候，完全理解這些事情一定要與中央打通經脈，廣東省才可以做。所以，我們與中央商討時，經常須檢視在哪方面可以進一步開放。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時與廣東省合作方面，其實在思想上的解放，其實我們應該可以更大膽地作一些……向前看的時候，如何能夠進一步在提升粵港合作之餘，也可以將廣東的經濟發展提升至一個新的台階。所以，在這個大前提下，我們也得跟廣東商討，在資金流方面，是否也能採取“廣東先行”這個政策？當商討有任何成果時，我們一定會宣布。

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同意的，因為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先生上任時已經強調如何解放思想，向前看一些事情。剛才提及廣東資金先行這一點，我認為是可行的。因為內地也有想法，希望把內地某些資金帶來香港作所謂“自由行”，但是否真的可以爭取由廣東優先做起，而不是由北方做起，甚至增加廣東省份來港的資金，而不是局限於某些地方呢？我很希望司長能夠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爭取這方面。

司長剛才沒有回答在香港成立石油市場、期貨市場和商品市場的問題，在過去一段時間(當司長擔任財政司司長期間)，我曾跟你提及，曾俊華司長上任後，我亦有向他提及。其實這對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有極大的幫助，我亦希望政府能夠加快這方面步伐。

主席：OK，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多謝意見，正如陳鑑林議員所說……

主席：由於時間不多，如果你沒有特別具體的回應，便多讓兩位議員提問，好嗎？

政務司司長：好，noted。

主席：好，謝謝。同事，對不起，因為我要注意時間，現在還有大約8分鐘，我希望能夠多讓兩位同事提問，一位是李卓人議員，接着是譚香文議員，好嗎？大家短問短答，好嗎？謝謝。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好的，多謝主席。司長剛才說以前有12隻字，其實特區政府有新的12隻字：“馬房文化、黑箱作業、一塌糊塗”。我相信司長也知道我是說你們的政治委任制。其實，在坊間，市民根本是怨聲載道的，覺得整個遴選準則、薪酬安排也欠缺透明度，即完全違反了香港一直公平、公正、公開這些核心價值，並覺得現時整個政治委任制度根本變成“馬房文化”，“擦鞋”便可以“上位”。工作了僅數年的人無端端、突然間可以有13萬元月薪，那些辛辛苦苦工作的人會怎麼想呢？即整個制度本身也是一筆糊塗帳。

主席：不如你提出問題，好嗎？因為時間關係。

李卓人議員：好，我問的問題很簡單，但政府至今都是死不認錯。我想問司長，不要再說甚麼為公關安排道歉，你會否代表特區政府道歉？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聘請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的整個過程，其實是高度透明的。

首先，我們前來立法會解釋將會如何擴大問責制；第二，我們亦向財委會申請撥款，說明政治助理的薪酬將會是局長薪酬的35%至55%，而副局長的薪酬是局長薪酬的65%至75%，有3個增薪點，而政治助理有5個增薪點，亦得到立法會財務委會的支持和通過。

整個招聘是一個集體參與和集體決定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我自己亦有參與。在副局長的面試委員會中，我是主席，負責為副局長人選進行面試。另外，局長助理的面試委員會則由林瑞麟局長主持。這不是由只得我一個人，亦有幾個人參與，譬如在副局長方面，有一些局長參與，特首辦主任亦有參與，亦有其他人士參與。所以，在整個過程中，我們有一套制度來甄選、遴選哪些人是適合的。至於你說整個安排是否未如理想，我相信在這個時候，行政長官在6月10日時亦說過，其實在出台時反應是未如理想的，可能在安排方面做得未夠好，他在其說明中已向公眾表示歉意，所以，就這方面，我就他的說話沒有其他補充了。

主席：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主席，很明顯，司長與整個政府仍然是死不認錯。我覺得他剛才說很高透明度，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醜，很明顯，整件事就是人們根本不知道他們是如何揀出那些人的。整個遴選，你說有面試委員會、有遴選、聘用……

主席：請提出你的補充問題。

李卓人議員：我的問題是，他是否不知醜呢？這樣也可以說出口，很簡單，我覺得這個政府這樣說是“一塌糊塗”，是否不知醜呢？你現在面紅了。

主席：司長。

李卓人議員：你可能都知醜的。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的膚色一向都是很紅潤的。

李卓人議員：哈哈！

政務司司長：這代表生活健康和一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對健康是有積極的作用的。

主席：是的。

政務司司長：但我主要想說的是，整個過程在立法會有高度透明，並得到立法會的支持。

主席：好。譚香文議員，很簡單，好嗎？

譚香文議員：主席，很簡單。剛才司長說透明度很高，可是，我曾經問過相同的問題數次，就是我希望向我們公布陳德霖提名的名單，以及他現在選取的17個人是否同一批人，抑或哪幾個人是由他推薦呢？這個問題，政府並沒有回答。正如剛才同事說透明度不高，“馬場文化”展示在我們眼中，根本這個體制是名存實亡，是嗎？“馬房文化”，哈哈！“馬房文化”，哈哈！司長，你剛才說是集體決定聘請那17人，但是，這件事做得未如理想，令滿城風雨。你會否考慮集體一齊“預”這隻“鑊”呢？多謝主席。

主席：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正如我多次說過，這是集體參與、集體決定的，再加上得到立法會支持撥款通過的。

主席：譚香文議員。

譚香文議員：主席，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會否集體“預鑊”呢？

主席：有沒有補充呢？司長。

政務司司長：主席，我說過多次了，這次是集體參與、集體決定、高度透明、有立法會支持的。

主席：好，各位同事，現在差不多只餘1分鐘便到了12時45分，較原定12時45分早了1分鐘，我在這裏多謝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出席今天內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答覆議員的問題，多謝。

我想提一提，今天共有19位同事可以向司長提出問題，總共有29位同事想提問，所以有10位同事失望了。但我已掌握時間，盡量希望大家能短問短答，但無可避免有些問題可能是長了一點。下次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吧。

劉慧卿議員：幾時下一次？

主席：不知道，下次會是另一屆內會。哈哈！多謝司長出席，多謝局長出席。想提醒各位同事，今天下午2時30分有另一次內務委員會會議，請踴躍出席。會議到此為止，多謝。

(會議於下午12時4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2
2008年7月3日